



John Christophe

约翰·克利 斯朵夫

(法) 罗曼·罗兰◎著 丁震源 杨国松◎译



(全译本)

上卷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

(法) 罗曼·罗兰 著

丁震源 杨国松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 / (法)罗曼·罗兰著;丁震源,
杨国松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500-0295-1

I. ①约… II. ①罗… ②丁… ③杨… III. ①长篇小
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8735 号

YUEHAN KELISIDUOFU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罗曼·罗兰 著 丁震源 杨国松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4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295-1
定 价 110.00 元(上下卷)

赣版权登字 05-2014-2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

该书描述了一颗坚强刚毅的心是如何战胜自己心灵深处的怯懦卑鄙的阴暗面,由幼稚走向成熟,它是描述心灵历程的史诗。

该书叙说了—个真诚的音乐家是如何反抗虚伪轻浮的社会,从而在与社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升华自己、完善自己,它是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

该书又是一部音乐的史诗,作者用他对音乐精神的深刻理解,描述了病态堕落的艺术与健康奋进的音乐之间的斗争,歌颂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音乐理念。

该书同时又通过音乐折射了不同民族精神的融合与冲击,把二十世纪初叶那一代人的奋斗与激情,用宏大优美的艺术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

这部书歌颂了人类在精神生活上的经历,它不仅仅是写克利斯朵夫一个人的故事,它也是千千万万人的心灵历程的写照,是真正的英雄的描述。它赞扬着这样一种精神:光明最终将战胜黑暗,尽管其间要经过众多曲折,但光明必将胜利。

本书的作者——罗曼·罗兰是法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音乐评论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二〇一四年二月

序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这个版本是将原来十卷的单册集中起来，故而分成三大部分：

- 一、约翰·克利斯朵夫 1. 黎明
2. 清晨
3. 少年
4. 反抗
- 二、在巴黎 1. 节场
2. 安多纳德
3. 户内
- 三、旅途终点 1. 女朋友们
2. 燃烧的荆棘
3. 复旦

现在我们按感情的发展为顺序，并不依照故事的顺序；按艺术的内在顺序来开展，而不是逻辑的外在顺序，最终的基础是气氛与调性的原则。

这样作品就像交响乐一样分为四册：

第一册是克利斯朵夫的少年时代（包括黎明，清晨和少年），讲叙他的情感经历，主要是他在家乡那个狭隘的地域中的故事，以一个巨大的考验结束。在这个考验中，他觉悟了自己的命运就是受难和抗争的交替。

第二册（包括反抗和节场）描述克利斯朵夫年轻时纯洁、固执、偏颇、蛮横地与社会和艺术的虚伪作抗争，就像西朗弗烈特^①一样，用唐·

^① 西朗弗烈特：瓦格纳歌剧中的主人公。

吉诃德式的长矛与骡夫、官吏和风车战斗。这些都以“反抗”这一标题为名。

第三册(安多纳德,户内,女朋友们)洋溢着温馨之气,赞扬友谊与爱情,同第二册的狂热与仇恨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册(燃烧的荆棘,复旦),描述生命的关口,“虚无主义”与毁灭性的“情欲”这两种心灵的飓风破坏了一切,但最终仍归于淡泊,揭开了另一个光明世界的帷幕。

在《半月刊》上发表时(一九〇四年二月到一九一二年十月),每卷末尾都有拉丁文铭文,那是刻在哥特式教堂正厅门口圣·克利斯朵夫像的座下的:

当你看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
就是你即将获得善终之时。

作者用这两句铭文祝愿本书对读者的影响与对于作者的影响一样——是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

每个人都面临人生的考验;世界各地的来信说明,我的祝愿并未落空。我今天重提此句,希望在艰难的时代,克利斯朵夫能够陪伴着我们,激起大家心中的生活与爱的欢乐,激起我们生活和热爱的愿望。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巴黎

献 给

全世界受苦难，抗争而必将胜利的自由者！

罗曼·罗兰

目 录

上卷

卷一 黎明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8
第三部	56
卷二 清晨	87
第一部 约翰·米希尔之死	88
第二部 奥多	115
第三部 弥娜	134
卷三 少年	166
第一部 于莱之家	166
第二部 萨皮纳	194
第三部 阿达	226
卷四 反抗	266
卷四初版序	266
第一部 疏松的沙土	267
第二部 陷落	332
第三部 解脱	403
卷五 节场	486
卷五初版序	486

第一部	489
第二部	566

下卷

卷六 安多纳德	663
卷七 户内	750
卷七初版序	750
第一部	752
第二部	802
卷八 女朋友们	879
卷九 燃烧的荆棘	1026
第一部	1026
第二部	1088
卷十 复旦	1172
卷十初版序	1172
第一部	1174
第二部	1209
第三部	1270
第四部	1299

[卷一]

黎明

在黑暗即将过去的前夕，
当你的精神正在沉寂之时……

《神曲·炼狱》第九

第一部

浑濛的晨雾消散
朗朗的朝阳东升……

《神曲·炼狱》第十七

江水在屋后奔腾，雨水不停地拍击窗户，雾蒙蒙的雨水沿着玻璃缝流淌。灰蒙蒙的天空变黑了，屋内闷热的空气令人压抑。

摇篮里出生不久的孩子扭动着。尽管刚进屋的老人把木靴脱了，但仍踩得木板吱吱作响。婴儿哭了起来，妈妈在床上支起身子安抚他；年迈的爷爷点亮灯，免得吓着孩子。昏暗的灯光下是约翰·米希尔暗红的脸膛，直挺的白发，忧伤的神情，闪亮的双眼。他穿着布拖鞋轻轻走过去，外衣上全是雨水的湿气。鲁意莎示意他别走近。这是个淡黄头发的女人，亲切的脸上满是皱纹、雀斑，苍白的嘴唇微微张起，很怯弱地笑着，蓝眼睛中充满了虚幻，又有一分慈爱地看着婴儿。

婴儿醒了，哭了起来。惊慌失措的双眼左右转动着。望不穿的黑夜、刺眼的灯光、模模糊糊的幻影，还有漫无边际的夜色，幽深的黑影，恰似刺目的光线蕴含着阴沉、苦难和灵魂，就像庞大而无可名状的面孔对他狞笑，恐吓……他睁大了双眼、张大了嘴巴不知所措，喘

着粗气。略微浮肿的脸蛋挤做令人怜悯而又滑稽的一团；皮肤暗红，带些黄斑。

“上帝啊！他真难看！”老人加重了语气说。

他随手放下灯。

鲁意莎像受了斥责的小女孩般嘟着嘴，约翰·米希尔瞧瞧她，笑道：“你该不是让我夸他漂亮吧？谁也不会相信。算了吧，这和你没关系，所有的婴儿都如此。”

孩子那蒙眬的眼睛碰到灯光和老人就呆住了，忽而醒过神来哭了。也许他感受到了妈妈眼中的安慰和怂恿。她伸出双手说：“让我抱孩子吧。”

老人依旧发了一通感慨：“孩子哭就别管他，随他去。”

可他还是走过来抱起孩子，说：“这么丑的孩子真是头次看到。”

鲁意莎用发热的双手抱过孩子，仔细打量，羞怯而又快活地笑了：

“哦，小宝宝，看你多丑啊！可我照样喜欢你。”

约翰·米希尔转身到壁炉前，阴郁地拨着炉里的火，最终还是笑了：

“好孩子，别伤心了，到时候长大了也会变样的，难看也无所谓，我们对他的期望倒简单：不要成为一个恶棍。”

婴儿在母亲温暖的怀中平静下来，只顾吃奶。约翰·米希尔微微仰靠在椅子上，又郑重其事地重复了一次：

“人生的目的在于做个正直的人。”

他沉吟片刻，思忖着是否应把这句话的含义再说一次，可任他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于是沉默了一阵，又怒气冲冲地问：“你丈夫呢？”

“我猜还在戏院里。”鲁意莎低声说，“他要搞预奏会。”

“我刚从那儿来，他又在讲假话。”

“别说了！也许我听错了。说不定正给别人授课呢。”

“这时也该结束了。”老人不满地说。

他迟疑片刻，惭愧地低声说：

“难道他又……”

“啊，他没有，爸爸，没有。”鲁意莎急切地打断他的话。

老人看着她，她忙避开了老人的目光。

“哼！你瞒着我。”

她无声地淌下了眼泪。

“啊呀，天哪！”老人一面叫着一面对壁炉上踢去。拨火棒“噹”的一声掉到地上，母子俩都被吓了一跳。

“爸爸，算了吧。”鲁意莎说，“孩子快哭了。”

婴儿也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想该做什么，然后又接着吃奶。

约翰·米希尔沙哑着嗓子，又怒气冲天地说：“我造了什么孽，让这个酒鬼成了我的儿子？我节衣缩食了一辈子，简直受够了！……难道你，你就不能制止住他么？真要命！这本该是你的职责啊。如果你能让他待在家里的话……”

鲁意莎哭得更伤心了。

“别再说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有多么的伤心！你怎么能体会到我孤单一人待在家里的时候有多么的孤独、恐惧！仿佛他上楼的声音常在我耳边响起。每当我等待他进来的那个时刻，经常想的是：上帝呀！真不知他又喝成什么醉鬼的样子了？……一想这些我不知有多么伤心。”

她浑身哆嗦地抽泣着，老人慌了手脚，走过去在她那不住颤抖的肩上披上散开的被单，他的粗糙大手抚摸她的头：

“好啦，好啦！不用担心，我还在这儿呢。”

因为孩子，她强迫使自己镇静下来带着勉强的微笑说：“我与您讲这些实在不应该。”

老人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她，晃了晃头：“可怜的孩子，是我错怪了你。”

“怪也只能怪我自己。他娶的不该是我。想必他懊悔不已了。”

“他有什么好懊悔的？”

“您当然很明白。起先您不也是因为我嫁给他而怒气冲天吗？”

“不要再说下去了。事实也是如此。起初我确实有些生气。像他

这样优秀的男人——不是责备你，我才这么说明——有风度的又很优秀的音乐家，完全可以结一个很像样的姻缘，没必要娶像你这样无一处长处的人，既不是音乐界中的人，也不是地位相当。一百多年来，从没有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走进姓克拉夫脱的家族。——然而我没埋怨你，这你也很清楚；既然娶来了你，我也很高兴。所以一旦决定的事情，没必要再翻陈年老账，只有老实地完成自己的职责罢了。”

他又坐到椅子上，待了片刻，神态郑重地添加了一句，如同平时他发表什么格言的时候一样：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尽职尽责。”

他等待着鲁意莎发表她的建议，朝壁炉里啐了一口痰；但母子俩都没什么反应，他打算把他的讲话继续下去却又憋住了。

他们都沉默着。坐在壁炉旁的约翰·米希尔和坐在床上的鲁意莎都在黯然失神。尽管老人说是这么说，可心里仍在懊恼着儿子的结婚。鲁意莎也在细细地琢磨着这件事，自哀自怨，尽管她没什么好懊恼的。

先前她仅是个用人，与约翰·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克拉夫脱结婚，令大家吃惊不已，即使她自己都没料想到会这样。虽说克拉夫脱家族没有万贯家产，然而在莱茵流域的小城里住了五十多年的老人是颇受人敬重的。他们是子袭父业的音乐家，从科隆到曼海姆这方圆百里之地，没有一个音乐家不知晓他们。曼希沃现在宫廷剧场里担任提琴师；以前的约翰·米希尔曾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曼希沃的婚事对老人的打击很大；曾对儿子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梦想着儿子能够成为一个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的名人。哪料想儿子一时的鬼迷心窍，彻底毁掉了他的梦想。他先是暴跳如雷，咒骂了曼希沃和鲁意莎。然而他的本质仍是善良的，故而了解到媳妇的品行之后也就谅解了她，甚至还以慈父的温情看待她，尽管他常以嘟囔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

曼希沃为什么会结这样的婚没有人会明白，——就连曼希沃自己都疑惑不解。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鲁意莎的美貌。她没有一丝迷人

的地方：身材娇小，面色苍白，比起曼希沃和约翰·米希尔简直是一种奇异的对照，他们都是脸色红润，身材高大的人，力大无比，豪爽健饭，经常高声大气地说笑。她仿佛被他们踩到了脚下；既然大家都不关注她，而她自己更是尽可能地回避。假若曼希沃是个性情淳朴之人，说他之所以看中鲁意莎是因为她的纯朴、善良，更甚于别的优点也还说得过去；事实上他是最爱面子的。像他那样长得相当帅气的男子，而且也清楚自己的风流倜傥，又乐于摆谱，也不能说缺少才气，完全能够与有钱人家结成姻缘，——谁能想到——是否像他自己夸耀的那样，在他所教授的这些富裕之家中诱惑某个女学生……哪想他突然之间竟然选娶了一个名不见经传人家的既穷又丑的女子，既没受过教育又没有迷恋着他……他娶她倒像是为了赌气。

然而世界上总有些人经常做出既让人意外又出乎自己的意料的事情，曼希沃便是如此之人。他们未必没有自己的见解：俗话说，一个远见卓识的人赛过两个——他们自认为不被欺骗所驾驭，驶向某一既定目标的时候，能够稳稳地把住舵盘。然而他们是把他们自己抛除在外才算计的，原因在于他们压根没认清自己。他们的大脑中经常会变得一片空白，当时就会丢弃舵盘；而事情过去后，他们随即跟主人捣乱而要弄诡计。无人掌舵的船会直接驶向暗礁，而精明诡诘的曼希沃居然娶一个用人为妻。那天在与她订结姻缘时候，他既没有喝醉也没有发狂，甚至任何感情冲动都没有，可以说相差得十万八千里的。也许在我们的大脑、心灵、感官之外，还存在着某些无人知晓的力量，当其他的力量都在昏昏入睡的时候不备而入，主宰着我们。就在曼希沃在河边遇到鲁意莎的那天傍晚，在摇曳的芦苇丛中，在她的身旁坐着的时候，与她订下莫名其妙婚约的时候，从她那羞怯地望着他的苍白的眸子中，没准他遇到的就是那种无人知晓的力量。

结婚之后，他即刻便很懊丧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一方面的懊丧，他绝不在可怜的鲁意莎面前遮掩，然而她只能惶恐不安地向他赔罪。他并不是很坏的人，就大度地谅解了她；然而没过多久，或在朋友中间，或在富裕之家的女学生面前，他又懊丧起来，此时她们变得很傲慢无礼，由他纠正她们的指法时，不再因碰到他的手指而颤抖

了。——所以阴沉着脸回家是他的家常便饭，而鲁意莎立即会从他充满怨恨的双眼中看到那股怒气而伤心不已。如若不然他就泡在酒店里，试图在那里忘掉自己，忘掉对所有人的怨恨。遇到这种夜晚，他就会狂笑不已回到家里，这就会使鲁意莎感到比平时所受的挖苦的话和含沙射影的埋怨更加难过。鲁意莎认为自己多少应该为他这种堕落举止负责，不但家里的钱被他花尽了，而且他那尚存的一点理性会更加减少了。曼希沃陷入了泥潭，凭他的青春年少，正是奋发上进，尽可能培育他那平常的天分的时候，然而他却听凭自己滑向下坡路，让别人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至于把他拽到金发女仆身旁的那股不可知晓的力量，自然是无所谓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在命运催促之下的小约翰·克利斯朵夫诞生了。

天色已完全黑下来了。老约翰·米希尔被鲁意莎那怯怯的声音从失神中惊醒过来，他呆呆地望着炉壁回想着过去的事情和眼前的伤心事，不觉又想呆了。

“爸爸，时间已很晚了。”鲁意莎诚恳地说，“您该回去了，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我在等曼希沃。”老人答道。

“别这样，我求求您，您最好别留在这儿。”

“为什么？”

老人把头抬起来，认真地看着她。

她默不作声。

他又说：“你一个人感到害怕，难道不要我等他吗？”

“唉！您这样做只会使事情变得更难收拾，还会让您生气，我可不希望这样。我求求您，还是回去吧！”

老人无奈地叹口气站了起来，说：“那好吧，我走啦。”

他走过去用那扎人的胡须轻轻地贴了一下她的脑门，又问她还要些什么，然后将灯光调暗了。屋子里暗得厉害，他撞了下椅子，还没下楼就已想到儿子酒醉归来后的种种情景；下楼梯时他一边走一边迟

凝着，想象着在回家的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

在小床上，孩子又在母亲身边扭动着身子，在他内心深处迸发出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他极力抵抗着：挥动着拳头，扭动着身体，皱着眉头。痛苦越来越大，它那执著的神情，表明它誓不罢休。痛苦是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清楚它即将发展到何种地步，只感到它的庞大无法看到它的边缘。故而他令人怜惜地哭了起来。母亲那倾注着慈爱的手轻抚着他，痛苦随即消退了一些，可他仍在不停地哭，因为他一直感觉到它的存在，压迫着他的身体。——成人之所以能削弱自己的痛苦，是因为晓得它来自哪里，能够通过大脑将它在身体的某一部位控制住，并加以治疗，必要时还可以除掉它；他可以限制它的范围，把它与身体分离。孩子可没有这种自我欺骗的方法。他第一次受到的痛苦竟是这样彻骨，这样无法忍受，他感到痛苦漫无边际，犹如自己的生命一般，始终盘桓在他的胸中，逼迫着他的心脏，扶持着他的身体。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它要一直把肉体侵蚀完才会离开。

母亲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慢声细语地说：

“好啦，好啦！别再哭了，我的小心肝，我的宝贝……”

他一直在毫不歇息地啼哭着。如同这一堆尚未成形的、毫无意识的肉身，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生涯产生了某种预感，他无法平静了……

黑夜里传来了圣·马丁寺那肃穆、迟缓音调的钟声，在潮湿的雨天的气流中流淌着，犹如踩在苔藓上的脚步。婴儿的响亮啼哭突然中止了。美妙的钟声，像乳汁般渗入他的心。光明冲破了黑暗，空气也更加温馨。他开心地笑起来。他轻柔地叹了口气，悄然进入了梦乡。

三口钟庄严的钟声报响了明天的节日。鲁意莎也如梦如幻地听着钟声，想着过去的苦难，想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可爱孩子的未来。她已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疲倦不堪，浑身都发烧；就连轻柔的羽毛毯都感到很沉。黑暗令她窒息；可她仍不敢动一动。她瞧着自己的宝贝，尽管是在夜里，仍能看出他那皱巴巴如同老人一般的小脸，她渐渐地打起了瞌睡，各种形象挤满了她的脑海。她似乎听到了曼希沃开门的声音，心不由猛跳了几下。浩瀚的江水如猛兽般的声音在寂静的

黑夜越发宏大。窗边不时传来一、两点滴落声。钟声变得更缓慢了，渐渐地静下来；鲁意莎在婴儿的旁边睡着了。

此时，老约翰站在屋子前面，雨雾凝聚在胡子周围。他在等不本分的儿子；脑子里总是不时泛起各种酗酒后的惨景，尽管他想事情不至于如此，但如果今晚看不到儿子，即使回去也是丝毫不能入睡的。钟声勾起了他的悲哀，这使他想起了破灭的幻想和希望。他又联想到自己此刻站立街头的茫然无措，忍不住恼羞交集地哭了。

时光慢慢地流逝，斗转星移，恰似汪洋大海中的潮起潮落，周而复始。时间像是永远没有变化。

光明与黑暗的交替节奏，幼稚的生命的节奏，衬托出无边无际、深邃莫测的时间。即使在摇篮中做着混沌梦的生灵，也自有他的梦想，尽管这里需要随着光阴而起灭，然而它们周而复始，倒像是光阴在随着它们而循环。

一切生灵都随着生命之钟运转。剩余的只有零零星星，萦绕着断续的梦，狂飞乱舞的犹如灰尘般的原子，令人天旋地转的旋风。还有喧哗、骚动的影子、各种姿态，苦难、害怕、幸福，梦，梦……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梦……然而在这浑浑噩噩的梦境中，有善良在微笑，有快乐的热流从母亲与丰富的乳房中流淌到他的心田，有他体内的精力正逐渐聚积，悄无声息而又能量非凡，还有奔腾的大海在孩子的小小身躯里轰鸣。孩子的生命仿佛淹没在阴影中的世界，夜空中的黑云，萌芽中的宇宙万物。孩子的生命预示着万物……

光阴飞逝……人生那漫漫的长河中开始飘浮起回忆的岛屿。起初只有一些若隐若现的小岛，仅仅是些探出水面的岩石。平静，无垠的海水围着它在晨光熹微中散去。随后便是些新的岛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来自灵魂深处的形象会异常的精确。漫无边际的日子，在伟大而单调的重复中循环，没有间断却渐渐地显现出一连串的日月，它们的神貌有喜有忧。岁月会有间断但所有的往事能将它连接……